

第一章 通向自我的途程

在约翰·哥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的生活中，一些事情据说是传奇般的。奇怪的是，传奇的色彩竟被灌注到一位要把哲学确立为严格的科学，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目标的学者的生活之中。传奇的奇异性质与科学是极不一致的。科学以规律和准则为内容。一旦遇到奇异的事情，科学总是试图把它归诸规律并用规律加以解决。

实际上，传奇并不是围绕着这位科学家的理论、而是围绕着他的生活展开的。科学家的首要活动是进行思维。像在哲学中那样，如果科学并不去做试验 也不去进行考察 那么在旁观者面前出现的就一个人伏案著述的单调形象。从常人的理智看来，这种单调性简直毫无

意义。因为常人的理智对科学一窍不通，它感兴趣的是科学家生活中那些异乎寻常的特色，而这就激发了传奇的形成。难怪人们如今对泰勒斯掉进井里的轶事比对他的学说知道得多。

在费希特的生活中不只是曾发生过传奇般的事情，讲述传奇的也不只是常人理智，哲学史著作也描述了这些传奇。在这种传奇看来，费希特是研究“自我”的哲学家，是德国的雅各宾派，是面向德意志国民的演讲家，——唯独不是知识学家，如他对自己首先理解的那样。

费希特把他自己哲学的核心部分称为知识学，这是战后时期对费希特研究的首要课题。把作为费希特哲学体系的中心的这个课题摆在首要位置的动机，无疑来自于费希特的研究者们对如下情况的关注：这位《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一文的作者曾被国家社会主义列入其祖先画廊，人们因而指责他是国家社会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主张者。研究者们希望为费希特洗刷掉这种指责。但是，对费希特的研究之所以转向知识学，主要是因为研究者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宏大规模转向对原始资料的探讨，这些资料显示了知识学在费希特思想中的重要性。自 1962

年开始出版的《费希特全集》^①，其中除了包括人们已知的费希特的作品外，还包括迄今未曾发表过的费希特遗著。费希特在其生命的最后 15 年，几乎没有发表过什么有关知识学的作品，而是进行过多次关于知识学的讲演。这些讲演的草稿被保存下来了。费希特遗著的绝大部分都是由为讲演而写的手稿构成的。仅此就足以说明费希特的思维和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知识学方面的问题了。

在我开始写这部专著时，《费希特全集》大约已出版了一半。附带发行的作品，例如一部传记、一套《人们所谈的费希特》（*Fichte im Gespräch*）丛书和另一套《同代人书评中

指巴伐利亚科学院的 Z.H.Fichte-Gesamtausgabe 由劳特（V.R.Laute），雅可布（H.Jacob）和哥利韦茨基（H.Gliwitsky）编辑出版。共分 4 部分：1）著作；2）遗著；3）书信；4）笔记。以下凡引此书，简注为“《费希特全集》”科学院版。此外，1845—1846 年曾由费希特的儿子伊曼努尔·赫尔曼·费希特（Immanuel Hermann Fichte）编辑出版了一部《费希特全集》，共分 8 卷，而赫尔曼在 1834—1835 年编辑出版的《费希特遗著》（Johann Gottlieb Fichtes nachlassene Werke）则作为该全集的第 9 至 11 卷。以下凡引此书，简注为《费希特全集》赫尔曼版。本书正文中所提到的《费希特全集》，均指科学院版。——译者

的费希特》(Fichte im Spiegel zeitgenössischer Rezensionen)丛书，有一些已经出版，而另一些将要出版。显而易见，科学研究文献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原著的出版进行的。

倘若有人断言，对费希特的研究正处在一个新高潮之中，并认为这个新高潮在本世纪结束之前可能不会完结，我认为这话说得并不过分。显然，只有在原著出版以及与出版有关的工作结束之后才有可能对费希特进行新的全面的阐述。由于这部专著是在目前这种研究状况下产生的，所以它只是在目前状况下具有总括性的意义。

约翰·哥特利布·费希特于 1762 年 5 月 19 日出生于上劳齐茨的拉梅诺。他是乡下孩子，祖先是手工工人和农民。费希特的父亲克里斯蒂安是一个制带匠，母亲约翰娜·马莉娅·多罗特娅，父姓舒利希是一个制带匠的女儿。按照费希特的第一个传记作者——他的儿子伊曼努尔·赫尔曼的说法，克里斯蒂安同他师傅的一个女儿结了婚，她带来了一笔陪嫁钱，1766 年他们用这笔钱购置了一块地基，盖起了一所房子。费希特家并不属于最穷的人家，但由于孩子数目迅速增多而无法积聚财富。约翰·哥特利布有 9 个兄弟姐妹，其中只

有 7 个后来长大成人。

我们只能从费希特后来的叙述中得知他同父母的关系。在他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约翰娜·拉恩初次结识时期的一封信中，谈到了他同自己母亲的一次争吵。“她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呵！尽管我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异乎寻常地相似，她却从未对我表现出特别的温柔”^①。在写这封信之后一年，费希特探望了自己的父母。他在日记中写道：母亲想对他表示亲热，“可惜她不会这样”^②，因为她的心肠不好”。他又写道：“……我的母亲善意地祝贺我。——然而这位夫人为什么从来不能表现得开朗一些呢？为什么她从来不诚恳地参加我们的谈话呢”？母亲阴沉的、也许是抑郁的形象对父亲的“善良、诚恳、正直”是十分鲜明的衬托。“愿上帝使我成为一个善良、可敬、正派的人吧，即使我被夺走全部智慧，我还是能够有所获得”^③。

费希特的儿子在自己写的费希特传记中仅仅叙述了费希特对其父亲的看法，却没有谈到费希特对其母亲的看法。赫尔曼隐瞒了有可能

《费希特全集》科学院版第3部，第1卷，第83页。

同上书，第2部，第1卷，第38页。

对他的家庭造成不好印象的东西，这是符合他那个时代的习惯的。因此他也没有说明他父亲的父母是在什么时候结婚的。据 50 年前写的那份家谱^①记载，婚礼是在费希特出生前 6 个半月，即 1761 年 11 月 1 日在普尔斯尼茨举行的。费希特的儿子在 19 世纪中叶尚且认为应该掩饰他的祖父母的婚前关系，那么在此一个世纪以前对于年轻的克里斯蒂安夫妻来说就更加如此了。据伊曼努尔·赫尔曼说，新娘子的父亲“有一股小市民的傲气”^②。他不同意克里斯蒂安夫妇居住在他的家乡普尔斯尼茨。根据我们手中的费希特家谱，老舒利希在自己的女儿举行婚礼时已死去 20 年了。克里斯蒂安夫妇从普尔斯尼茨迁往拉梅诺可能是为了避开流言蜚语。鉴于约翰·哥特利布的父母的这种态度，可以推测，母亲对自己的长子感到耻辱，而且也使这个孩子觉察到了这一点。费希特同母亲的这种关系也许可以充分地解释费希特在

① G·斯特凡：《哲学家费希特的祖谱》（Ahnentafel des Philosophen Fichte），载于《宗族研究及所有相近领域文库》第 10 期 格尔利茨 1933 年出版，第 270 页。

② I·H·费希特：《费希特的生平与文献书信往来》，莱比锡 1862 年修订版，第 1 部分，第 5 页。

以后的生活中那敏感的自尊心。

费希特在他诞生的当天受洗，入了路德新教。伊曼努尔·赫尔曼在叙述这次洗礼时写道：“母亲的一位叔祖由于其虔诚心和近于先知般的智慧而到处受人敬重。他从遥远的住地赶来参加庆贺。他祈祷着，跪在小家伙的摇篮旁，高声祝福，并且预言这孩子有朝一日将成为一个给父母带来安慰和欢乐的人。当十分激动的老人费劲地站起来、回到他的家之后，就由于日益加剧的虚弱再也没有离开过那儿，之后不久他就与世长辞了。人们后来就更加相信上述预言的真理了，因为这位老人是在天堂的边界上用逐渐熄灭的生命之火的最后的闪光说这番话的”^①。

伊曼努尔·赫尔曼继续写道：“父亲特别把这些话记在心上”。看来，这番叙述可能是由费希特的父亲传给费希特，又由费希特（也许是还通过他的妻子）传给儿子的。儿子又在事情过了大约 70 年之后把它讲述了出来。在这段时间里，关于费希特受洗的叙述逐渐具有了传奇色彩。它的蓝本可以毫不困

① I·H·费希特：《费希特的生平与文献书信往来》，苏尔茨巴赫 1830 年版，第 1 部分，第 6—7 页。

难地从西面^①在圣殿中祝福耶稣时所说的一番颂词中找到。这个蓝本并不能证明传记叙述的非真实性，不过它也许可以证明使这件事情得以流传的各种解释。在传记的第二版中，伊曼努尔·赫尔曼删去了这个插曲。

费希特传记的作者向人们描述了一个聪明的、但同时又是十分安静的孩子。他具有敏捷的理解力和早熟的自主性。约翰·哥特利布不愿参加那些活泼的游戏，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他孤独地在旷野上思索。

费希特从自己父亲那里接受了最初的教育。圣经和教义问答是他最先阅读的书。根据伊曼努尔·赫尔曼的叙述，大约 7 岁那年，小家伙从他父亲那里得到一本关于受骗的西格弗利德^②的书。他完全被这本书迷住了。他觉得自己对任何东西、包括对学习全都失去了兴

① 西面 (Simeon)，耶路撒冷人，为人公正、虔诚。受圣灵启示，知道自己死前必能看到主所立的基督。他在圣殿中见到耶稣父母抱着孩子，便接过孩子为他们祝福。参见《新约·路加福音》第 2 章，第 25—35 节。——译者

② 西格弗利德 (Siegfried)，古日耳曼英雄传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也是中古德国长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主要人物之一。——译者

趣，而使他失去兴趣的根源就是这本书。他最终决定同这本书分手，并且以自我克制的态度把它扔进了小溪。他为这一损失流下了眼泪。当父亲找到他时，小家伙对自己行为的解释无法使父亲感到满意，因而受到了严厉的责罚。伊曼努尔·赫尔曼把这件事看作是费希特未来生活的序幕。在以后的生活中，“他确有把握地、经过了深思熟虑而作出的事情常被人们误解 这是屡见不鲜的 这常常还是因为人们并不认识真正的联系和真实的动机等等原因”。^① 尽管我们与传记作者强调的侧面各有不同，但我们却不得不赞同传记作者的看法。这个插曲揭示了费希特具有一种为了所追求的目标而作出某种放弃的非凡力量。它同时也说明，尽管费希特拥有很高的智力和语言技能，他却并不总是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意思。我们可以原谅这位传记作者出于父子之情把费希特的这种无能解释为被人们误解 但是 倒不如把这种无能看作是一种标志，即费希特可能处于严重的情绪压力之下，这种压力阻碍了他的能力的发挥。如前所述 他母亲对他毫无慈爱之心 因而 约

《费希特的生平与文献书信往来》修订版第 1 部分，第 7 页。

翰·哥特利布情绪的紧张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父亲之外，牧师也在关怀着这个颇有天赋的孩子，并教他念书。牧师惊奇地觉察到年幼的牧鹅童费希特竟能够在布道的第二天相当准确地复述他的布道的内容。约翰·哥特利布的这种才能不久就在村中家喻户晓，同时这才能为他自己打开了通向获得教育机会的道路。附近的一位贵族恩斯特·豪勃尔特·冯·米尔提茨来到拉梅诺，他想听听牧师的布道。但当他迟迟赶到时，礼拜已经结束。有人向他报告说，有个大约八、九岁的小孩能够复述布道。约翰·哥特利布被叫来了。他由于自己的天资，也同样由于自己的洒脱而招人喜爱。牧师举荐了这个小家伙。米尔提茨决定资助这个颇有天赋的儿童受教育。母亲却担心孩子的心灵在一个贵族府上会受到损害，但她终于未能阻止这件事。约翰·哥特利布和米尔提茨一起来到后者的领地奥伯劳。地点和环境的变换对小家伙来说太严酷了。米尔提茨觉察到了这一点，于是把他交给了迈森附近的尼德劳的一位叫作克勒贝尔的牧师收养。

克勒贝尔结婚后没有孩子。对于这对夫妇给他的慈爱和关照，费希特一直保持着感激的记忆。克勒贝尔给费希特讲授古代语言启蒙

课。但他觉得自己讲课能力有限，于是就安排费希特在大约 12 岁时上了迈森的拉丁语学校。在这个学校只呆了很短暂的一段时间之后，12 岁的费希特于 1774 年 10 月被录取入瑙姆堡附近的普夫尔塔贵族学校。

普夫尔塔学校是大学的预备科。伊曼努尔·赫尔曼强调指出了这个学校的生活方式的修道院式的一面。例如每星期只准去一次游戏场。在这个学校里，所有各种关系都是等级式的，甚至学生们也互相隶属，年纪小的学生从属于年纪大的师兄。

费希特对普夫尔塔时期的生活经历印象极坏。这个乡下孩子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的自由受到了粗暴的限制。他无法迁就恶意的欺诈，与周围格格不入，备受压制。

费希特不堪忍受其师兄的欺压之苦，决定逃跑，想去过鲁滨逊式的生活。他把逃跑的意图和理由告诉了自己的师兄，这表明了费希特的坦率和幼稚。师兄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个小家伙的这番话。然而在后来一次外出时，费希特真的逃跑了。在路上，他想起了他的老牧师的话。老牧师要他做任何事情都要以祈祷开始。如今想着故人也想起了自己的双亲。由于逃跑，他可能再也见不着他们了。这一想法

促使他重返学校。在归途中他被抓获，并被带到校长面前。他坦率地申明了自己的思想。这种坦率不仅保护他免受惩罚，而且使他得到了一个较好的师兄。从此，大概是自 1775 年开始，费希特的命运比以前有所好转。

从 12 岁到 18 岁，费希特在关闭着的大门^①之内度过了 6 年。这 6 年是天才的年轻人们致力于参与他们那个时代的文化活动的岁月。对于费希特来说这就是启蒙。伊曼努尔·赫尔曼强调指出了莱辛以及正是在这几年中发生的莱辛与汉堡牧师格茨(Goeze)的争论对于费希特的思想发展的重要意义。他写道：“对一切进行无条件的检验、进行决不受任何约束的研究的冲动已被唤醒。由于第一次意识到什么是科学的洞见，年轻人便通过他们获得的知识在心中泛起了对新的精神生活的预感。”^② 学校的关闭大门的作法显然是不会允许学生们阅读新作家的作品的 只要阅读古人 即古典作家

① 作者在这里利用普夫尔塔 (Pforta) 与大门 (Pforte) 的谐音而运用了双关语，意在隐喻普夫尔塔学校的封闭精神。下文所说的闭门作法同此。

——译者

② 《费希特的生平与文献书信往来》修订版第 1 部分，第 16 页。

的著作似乎就已足够了。至于近代文献，则只允许阅读哈勒 以及克洛普施托克 ② 和格勒特 ③ 的一些作品。但是，费希特的毕业演讲《论正确运用诗学与修辞学的学说》(De docto praeceptorum poeseos et rhetorices usu)却表明他对现代文献已经较为熟悉。由此看来，文献审查制度的实施也包含某种宽容。甚至莱辛针对格茨的论战文章《反格茨论》(Antigötze)也通过一位年轻教师之手传到了费希特手中。

费希特是一个很好地发挥着自己的天赋的学生。但是，他并不像年轻的谢林那样，表现出早熟天才的征兆，甚至他身上也没有任何东西会让人们认为他在未来会是一位哲学家。当他离开普夫尔塔时，他决定去学习神学。

无论是伊曼努尔·赫尔曼，还是后来的费希特传记作者弗里茨·迈蒂库斯 (Fritz

① 哈勒 (Albrecht von Haller, 1708—1777)，德国诗人、医生、自然科学家，哥廷根大学教授。——译者

② 克洛普施托克 (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 1724—1803)，德国诗人。——译者

③ 格勒特 (Christian Furchtegott Gellert, 1715—1769)，德国诗人，莱比锡大学教授。——译者

Medicus) 都认为, 费希特的这种选择是符合他父母的愿望的, 也是由他当时的经济状况决定的。因为神学院的大学生可以最快地拿到毕业文凭。如果说, 这些考虑也许是影响费希特的决定的一个方面的因素的话, 那么, 另一方面, 他对莱辛的《反格茨论》的强烈兴趣则标志着在他看来神学确是事关紧要的问题。

我们对于费希特的大学时代的生活经历几乎一无所知。从 18 岁开始, 费希特在耶拿读书。他除了听神学家约翰·雅可布·格利斯巴赫 (Johann Jacob Griesbach) 的课之外, 还听过古典语言文字学家克里斯蒂安·哥特弗利德·许茨 (Christian Gottfried Schütz) 讲授的关于爱斯奇里斯的课程。¹ 不久, 大约在 1781 年, 也许是由于希望能比在耶拿更早一点取得毕业文凭, 费希特转学来到莱比锡。但这个希望最终并没有实现。费希特在莱比锡的老师有克里斯蒂安·弗利德利希·佩措尔德 (Christian Friedrich Pezold) 等人。无论如何, 在费希特的遗著中有一篇叫作《根据佩措

¹ 爱斯奇里斯 (Aischylos, 约前 525—前 456), 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译者

尔德博士的论纲所写的教条神学》(Theologia Dogmatica secundum Theses D.Pezoldi) 的文章。^① 后来, 费希特经常以恩斯特·普拉特纳(Ernst Platner) 的《哲学箴言》(Philosophische Aphorismen) 作为自己讲演的基础。但他当时是否听过普拉特纳的讲课就不得而知了。看来, 对费希特的推动力来自佩措尔德。佩措尔德追随他的老师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克鲁秀斯^②, 捍卫意志自由的学说, 反对接受某种普遍的因果确定性, 即被称作决定论的那种理论。费希特直到 1790 年还是主张决定论的, 后来通过研读康德著作而克服了这种理论, 这是费希特的一个巨大的、具有解放意义的发现。费希特还曾在维滕堡上过大学。根据一些研究著作的介绍, 除了神学之外, 费希特还听过“法学讲座”^③。看来, 大约在 1784 年费希特就从大学辍学了。

这样, 费希特从大学生活时期转入了充当

^① 《费希特全集》科学院版第 2 部, 第 1 卷, 第 31—48 页。

^② 克鲁秀斯(Christian August Crusius, 1715—1775), 德国哲学家。反对莱布尼茨和沃尔弗学派的“前定和谐说”。——译者

^③ 《费希特全集》科学院版第 3 部, 第 1 卷, 第 18 页。

家庭教师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很可能费希特还断断续续地在大学里学习过。当时做家庭教师只是为了糊口而已。因为费希特这时已经失去了米尔提茨家的资助。还在费希特进入普夫尔塔学校之前，最早发现他的“伯乐”恩斯特·豪勃尔特就已去世了。后来，费希特曾向米尔提茨的遗孀请求原谅^①，因为这位夫人取消了对他的资助。费希特并没有详细说明他为何事请求原谅。费希特在做家庭教师期间，曾有几次在苏黎士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人们猜测费希特在大学时期可能就很贪杯。但若是为了以前发生过的偶尔的酩酊费希特就如此急迫地请求原谅，是不可能的。

家庭教师并不是一个有保障的职业。如果对孩子们的教育达到了一定的目标，家庭教师的工作也就结束了。于是原来的家庭教师又必须写请求信、乞求信，直到找到一位新的东家为止。费希特陷入了一个毫无出路的困境之中。他收入很低，无法为进一步去完成他自己的学业积蓄一笔存款；工作又十分费心劳神，使他也没有可能附带完成学业。费希特的一些

① 《费希特全集》科学院版第3部，第1卷，第145—

* 47 页。

保留下来的信件说明，他为完成学业而谋求资助的努力都是毫无结果的。

还应提及费希特生活中的一件传奇般的事情。1788年春，此时，26岁的费希特再也无法维持自己的生计了。费希特的儿子在他写的传记中曾小心翼翼地说明，他的父亲当时曾打算自杀。在费希特生日前夕，他被突然地邀请到莱比锡的收税官、《儿童之友》刊物的编辑者克里斯蒂安·费利克斯·魏塞^①那里。魏塞为他谋求到一个家庭教师的席位。费希特把这个机会看作是上帝的赐予。他深深地感激魏塞。在魏塞面前，这位年轻人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魏塞明白了费希特如此激动的原因，于是资助他度过了在出任家庭教师之前的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中，费希特曾经去拉梅诺探望了他的家。看来，这时费希特同母亲及几个兄弟姐妹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些人都指责费希特，只有他父亲给予了他甚至有些过分的袒护。这些指责肯定都无情地击中了费希特心灵中的创伤：大学学习没有给他在生活中带来应有的地位，同时又失去了米尔提茨家的资

^① 魏塞 (Christian Felix Weiße, 1726—1804)，德国作家，杂志《儿童之友》就是由他编辑出版的。